

ON
THE
BALCONY

任晓雯
——
著

阳台上



梁外传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On
the
balcony

阳台上

任晓雯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阳台上 / 任晓雯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02-1798-6

I . ①阳… II . ①任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6053 号

阳台上
YANGTAI SHANG
任晓雯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25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98-6
定 价 3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序

关于《阳台上》

此版《阳台上》中的作品，曾发表于《花城》《钟山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《财新》等，并被翻译成英文、俄文、法文、瑞典文、意大利文等。由押题短篇《阳台上》改编的同名电影即将上映。

与2013年的初版相比，这一版有若干篇目变动。两个版本都以我三十岁以前的作品为主。虽然这些作品也受到过鼓励，但当人届中年时再拿出来，未免令我心虚。我在向前走，在不断更新，在将自己甩到身后。回顾过往，总带了点悔其少作的遗憾。不过按照奥登的看法，诗人的成

熟过程“要一直持续到老。”小说家应该同理亦然吧。这样说来，悔其少作倒要被视作优点，甚至可能将是写作生涯的常态。我也有理由克制一下自己的遗憾了。

在有些作家看来，写作的关键词是才华和激情。我却愿将写作当作一项中老年人事业。相比年轻的狂放肆意，我更爱中年的审慎勤勉。年轻时倚仗才华和激情而就的文字，总让今日之我感觉有道跨不回去的沟壑。这不能仅仅用“风格变化很大”或者“趣味回归传统”解释——虽然不少人正是如此解释我的变化的。所谓变化不过是学习和探究的过程。我对风格并不自我设限。我不在意“现实主义”“超现实主义”“先锋”“传统”。我只在意表述的效果。为此，我可以“不择手段”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在《阳台上》这本集子里，作品和作品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。这是一个写作者初入文学腹地之后的左冲右突，是直觉性的生命记录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那时我曾以一种天真的骄傲来坚持趣味。一二十年的跌打滚爬，并没有让我改变。很高兴我还是那个固执己见的我。

写于2018年1月23日 星期二

目录

001 序 关于《阳台上》

001 阳台上

054 冬天里

093 带我去山顶

113 飞毯

125 乐鹏程二三事

148 我是鱼

196 阳间

214 我爱莎莎

235 我的妈妈叫林青霞

空气里有股烂纸头的味道。一只死老鼠，被车轮碾成一摊浅灰的皮，粘在路中央。雨水将垃圾从各个角落冲出，堆在下水道口的格挡上。塑料袋、包装纸、梧桐叶、一次性饭盒，湿淋淋反着晨光。

人字拖咯吱作响。张英雄每走一步，脚底和鞋面之间，都会微微打滑。他拐了个弯，一眼看到陆珊珊。她正靠着煎饼摊，捏着透明塑封袋，一角二角地数纸币。那股子神情，仿佛在数百元大钞。张英雄伸手进裤兜，摸到那把折叠刀。他走到陆珊珊身后半米处，假装看摊主撒芝

麻。摊主高扬芝麻罐，抖骰子似的抖着。白芝麻撒向葱花半焦的饼面。

陆珊珊伸着脖子吃饼。饼屑窸窣掉落。她不停抹嘴巴、掸衣服。张英雄紧跟着她，穿过马路，在弄底铁门前停住。陆珊珊推推铁门，推不开，索性站定，一心一意吃饼。张英雄佯作拍苍蝇，左抓一下，右拂一下，看清四下无人。他按住兜内的折叠刀，比了比形状，隔着裤腿将它往上蹭。他向她走去。

人人都说，张英雄长得斯文。张肃清说：“斯文个屁，绣花枕头一包草。”他在门口搭起小方桌，一盆红烧肉，三瓶二锅头，命儿子作陪。张英雄一浅底白酒下肚，脸就红了。

“没用的东西，”张肃清捏紧拳头，横出手臂，“来，见识见识。”

张英雄伸一根指头，在那臂上戳点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肃清问。

“硬得像石头。”张英雄答。

“就凭这身肌肉，走遍天下无人欺。”

酒酣后，张肃清绕到张英雄背后，叉住他的胳肢窝，将整个人甩起来，仿佛他还是个儿童。有时喝着喝着，却不痛快了，提拎过张英雄，啪啪啪啪，一顿耳光，打得他眼镜飞落。张英雄跑得远远的，蹲地找眼镜，假装找不着。这时，张肃清忘记发火，举杯高喊：“儿子噯，过来吃肉！”

封秀娟劝他少吃肉。张肃清说：“谁敢说吃肉不健康。老毛一辈子吃肉，活到八十多。我比不得，就活七十吧。”

肉要挑肥腻的，酱油调汁，熬到稠稠入味。再配一盆糖醋黄鱼。野猫闻了香，疯头疯脑叫唤，跳上窗槛，吡啦吡啦，抓扒窗栅栏。张肃清用筷子沾了鱼腥，逗引野猫，筷尖戳着猫眼睛：“没用的东西，不帮我抓老鼠。”那口气，像在教训另一个儿子。

张家老宅，曾爷爷辈就住上了。下水道钻老鼠，壮滚滚、懒洋洋，竟不怕人。刚出窝的小老鼠，沿着墙根，走走停停，乍看像一团团被风吹送的绒毛。蚂蚁成群，水泥地黏潮，家具背面爬满蓝霉。张英雄常被骤雨惊醒，雨水渗透天花板，滴在他脸上，也叮咚滴在桌上隔夜菜碗里。

张肃清说：“张英雄，没用的东西，也不帮老子买套

新房子。”

邻里几十户双层老宅，像一片盆地，包围在高楼之间。张英雄常跑到高楼上，俯窥自己的家。蒙蒙一片瓦顶，电线上晾着腊肉、短裤、抹布。墨绿PVC波浪瓦雨棚，风吹日晒成灰色，残着边角。棚底是空调外挂机和红油漆刷的办证小广告。一块白底黑字招牌，印着“老俞理发”，那是张家隔壁邻居。老俞理的发，鬓角毛刺刺，他将张英雄从方凳上推起，笑呵呵道：“小伙子，不收你钱了吧？”张英雄掏出一张十元。老俞略做推辞，收下。

老俞二女婿，区旅游局科长。张肃清道：“老俞，啥时让咱沾光，也去旅游旅游。我想去美国。”

老俞笑咪咪道：“他不管美国，只管我们区。”

“我们区有啥可旅游的，来参观这堆破房子吗？”

老俞笑着，在腿上哗哗甩着毛巾。那是他的洗脚巾，给客人用作剃头布。

去年12月，忽闻风声，说要动迁。先是三五人议论，接着所有人议论。男的女的，拢着手，缩着脖，在檐下嘁嘁喳喳。有说香港大老板花三个亿买了这地，有说不是三亿，是十亿。

张肃清喉咙被风灌毛了，进屋躺到床上，和封秀娟扯闲话。张肃清想在宝山买新房，最好地铁沿线。封秀娟说：“你下岗，我退休，要地铁干吗。我做钟点工，骑骑自行车就行了。”

张肃清说：“儿子噯，你想买啥样的房？”

连问两遍，张英雄慢吞吞道：“有抽水马桶就行。”

张肃清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就这点出息。”

又和老婆絮叨，越说越兴奋，给妹妹张肃洁打电话。张肃洁道：“还是先想法多搞动迁费。捏着现金，什么样房子不能买。”张肃清挂断电话，让妹妹打过来。又商量一个多小时。

张肃清睁眼到破晓，赶去派出所。八点半，户籍科姗姗来人，上过厕所、泡好茶叶、理完桌面，也斜着眼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一听想迁户口，道：“你们这片早冻结了。”

“没办法了吗？真没办法了吗？”张肃清徒劳夹缠一会儿，踱到墙角，猛搔脑袋，搔到头皮微疼，出门找便利店。走了七八家，终于买到三包软中华。回派出所，户籍警吃饭去了，等到下午两点半才来。张肃清凑到窗口，递上香烟。

“这是干吗！”户籍警望望左右同事，“收起来，收起来！”

“帮帮忙吧，同志！”

户籍警将烟往外一推，盯着电脑屏幕，再不扭头看他。张肃清颓坐到门口长椅上，瞅着进出的人，最后盯住对墙锦旗，上面写着金字：“感谢张英雄同志为民除害。”张肃清心头一跳，定睛再望，是“张英豪”，不是“张英雄”，怅然靠回椅背，将烟放在大腿上，手指绞着白纱手套。

赖到下午三点，抵不住饿，出去吃了碗热汤面，慢慢踱回家。在弄口碰到张宝根，问：“你家迁户口了吗？”

张宝根道：“迁户来不及了，打算清空鸽子棚，放张床。”

“这是违章搭建。”

“关系搞好了，也算建筑面积的。我请你吃鸽子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很补的，一大棚鸽子，吃不掉浪费。”

“补个屁。”

“嘁，跟我较什么劲。你晓得老俞迁进多少口人？八口。”

张肃清扭头冲到老俞家，咚咚敲门。

里头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干吗呀？”

“你他妈有了消息，也不告诉我。你算人吗？”

“我有什么消息了？”

“你迁进那么多户口，为啥不告诉我一声？”

“我没迁户口。”

“迁了八个，还说没有。为啥不告诉我？”

“动迁是早晚的事，有消息才动手就晚了。自己不早做打算，还怪别人。”

“我怪你了吗？我恨你不给消息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我没消息。”

“你没消息，怎么可能迁户口？”

“这事得自己动脑筋判断。”

“你没消息，怎么能判断？”

门内沉默了，拒绝这种纠缠。

张肃清又一通捶门：“你给我出来，外面说话。”

“太冷了，我感冒了。”

张肃清将“老俞理发”招牌纸，愤然撕了一道口，

回家去了。他吃不下饭，拆了中华烟，点上一根。“他妈的，便利店也卖假烟。”他一根一根抽起来。

封秀娟道：“假归假，也是人民币买的。这么贵也舍得抽？”

张肃清道：“一个户口几十万，能拉一卡车中华烟呢。”

封秀娟道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张肃清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，你就会问怎么办。”

抽完，闷闷上床躺着，后脑勺骤疼，一起身，手指也发麻。熬了熬，熬不住，到医院挂急诊，一查血压160。开了三百多元进口降压药。张肃清将处方单一揉：“我命贱，值不起这些钱。”

过完春节，拆迁小组派人挨户谈话。一个叫钱丽的女孩，头戴黑白夹花腓纶帽，露着半截僵红耳朵。她每晚七点来敲门。据说，这片房子拆后，将建公共绿地。“以你们的情况，”她哗哗翻资料，“可以拿三十五万！”

“打发叫花子啊。”张肃清一拍桌子。钱丽下意识地胳膊一挡，身体后仰。封秀娟按下张肃清的手。

“你们考虑考虑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第二晚七点，她又来敲门。张肃清不许张英雄开门。钱丽脆生生地喊：“叔叔，开开门吧，求你了，帮帮我的工作。”封秀娟叹着气，站起身。张肃清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封秀娟又坐下。须臾，门外没声了。张肃清道：“就得这么着。”

到了开春，陆续有人搬走，留下空屋子和一堆流言。有说老俞拿到八百万，在市中心买了三室二厅，过起上等人生活。有说张宝根塞给勘测员五千块钱，鸽子棚多算了三平米。

“你吃过他的鸽子吗？”

“谁要吃他鸽子。”

“就是，蔫头蔫脑的，保不准生了瘟病。”

“我有件新衬衫，头一回洗晾，就沾了鸽子屎。让他赔钱，还跟我吵。早知道告他去，养鸽子、乱搭棚，都是违法的。可怜最后倒霉的，却是我们遵纪守法的好人。”

张肃清不肯错过每条小道消息。可听完以后，又吃不下饭，拼命灌白酒。他给亲戚、朋友、老同事，逐个打电话。大家都说：“没路子，我们也是小老百姓，帮不了什么。”张肃清道：“他妈的，我也有科长女婿就好了。”

有时拎起张英雄打一顿：“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大年纪，还吃父母、用父母。要是有点出息，我们不致这么惨。”

一晚，张肃清醉卧着，被敲门声惊醒。“别开门。”他告诫妻儿。敲门声持续二十多分钟，时疾时缓，时轻时重，执着不渝。张肃清翻来覆去，哼地起身。

门外站着个矮瘦中年男人。“我是52-3号地块拆迁小组组长，姓陆。”他晃了一下证件。

张肃清双手一撑，占住整个门框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找你谈谈。”

“深更半夜，不让人睡觉啊？”

“小钱每天来，你都不开门。人家小姑娘不容易的。”

“都出去了，家里没人。”

“所以半夜来，半夜就有人了。”

他叫陆志强，张肃清仔细查看工作证，说了几遍：“我记住你了。”任凭张肃清怒吼，陆志强说话都轻轻慢慢。他将材料摊开，拿出计算器，嘀嗒一通算：“四十五万封顶。”

“这点钱能干什么？连个卫生间都买不到。”

“我们按规章制度来。算出多少钱，就是多少钱。”

“凭啥隔壁姓俞的拿那么多钱。”

“他拿多少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要道听途说。”

张肃清放低声音道：“再多给点，行吗？算我求你。这点钱没法活呀。”

“什么叫没法活？你是上海户口，有房、有退休金、有老婆孩子，没事抿抿老酒。那些刚毕业的外地孩子，比如钱丽，父母乡下种着地，在上海举目无亲，拿着一千多块工资。你不知比她强多少。”

“我有一家子人，总得有个房啊。没房我上访去，你小心着。”

“全国十三亿人口，人人为着点小事找国家，国家哪管得了。我们有法律政策，得依法办事，这才是治国之本。”

陆志强拿出一沓“治国之本”——《拆迁补偿细则》，递给张肃清。张肃清翻了两页，随手一扔，继续厮缠，一会儿拍桌子，一会儿递水递烟。陆志强重新拿起计算器，一边算，一边将算法报出来，最后的数字是：42.742。

“钱丽说三十五万，是严格按照政策。我对得起你，把门口水斗都算进面积，还给你凑个整数。四十五万是小